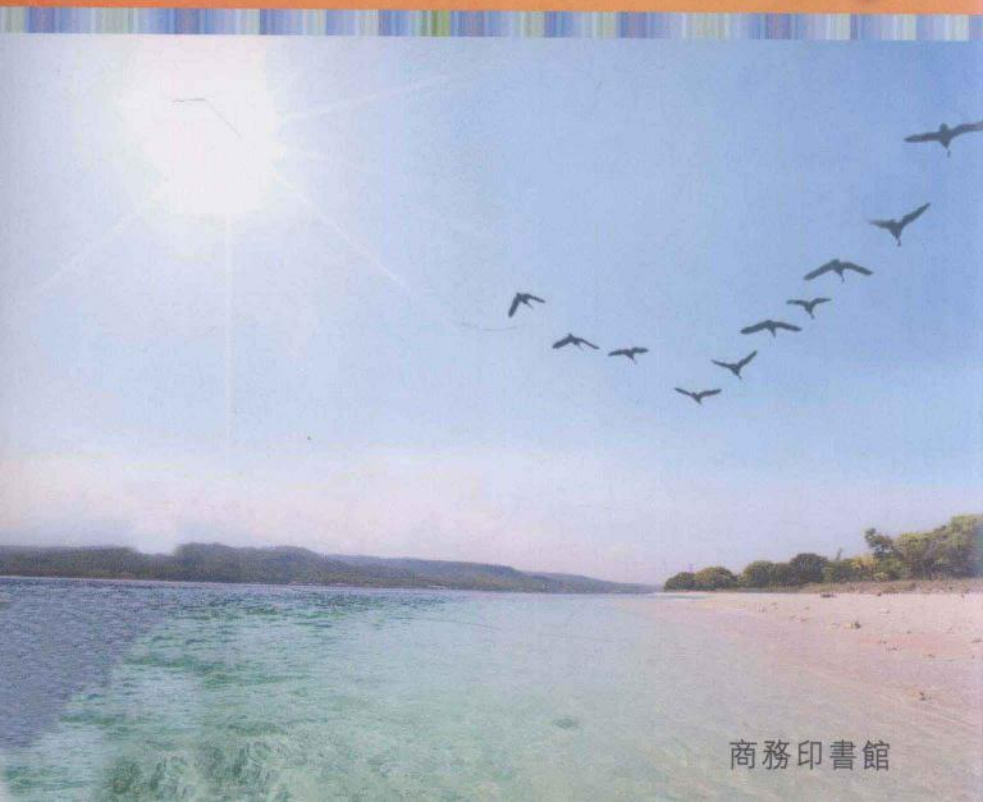


歷史與傳承

章開沅與池田大作的對話



商務印書館

歷史與傳承

章開沅與池田大作的對話

商務印書館

本書繁體中文版由湖北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授權出版

歷史與傳承——章開沅與池田大作的對話

作 者：章開沅 池田大作

責任編輯：楊安兒

封面設計：楊啟業

出 版：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筲箕灣耀興道3號東匯廣場8樓

<http://www.commercialpress.com.hk>

發 行：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3字樓

印 刷：陽光印刷製本廠有限公司

香港柴灣安業街3號新藝工業大廈6字樓G及H座

版 次：2013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 2013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精）ISBN 978 962 07 6511 7

（平）ISBN 978 962 07 6510 0

Printed in Hong Kong

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



章開沅與池田大作

前 言

日本《第三文明》月刊“對話”欄目，2008 年全年連載章開沅先生與池田大作先生的對話錄《走向人間勝利的新世紀——池田大作同章開沅談歷史、文化與教育》，引起日本讀者的廣泛關注。池田大作先生殷切希望對話錄的中文版能早日與中國讀者見面，以盡中日文化交流之“綿薄”。在日本第三文明社、創價大學的鼎力支持下，兩位智者對話的繁體中文版《歷史與傳承》得以順利付梓。該書由華中師範大學池田大作研究所梁紫蘇女士翻譯，經章開沅教授、田彤教授審校。

華中師範大學池田大作研究所

2011 年 4 月

殊途而同歸 ——我與池田先生的相遇與相知

章開沅

很早就仰慕池田先生的大名，但有機會相遇並開始對話，是在 2005 年 12 月 13 日。初冬晴好的天氣，牧口紀念館周邊為羣山環繞，遠處可見富士山雪峰，樹林五色斑斕。我們一見如故，從握手開始便敞開心扉，通過對話而逐步相知。

不到一年時間，我發現我們的國籍雖然不同，但彼此的經歷與思想卻有許多相似之處。

我們都是在戰爭中長大，而且飽經戰禍苦難。

我們都曾少年輟學，在社會底層從事卑微勞動，因而從小就同情勞苦大眾。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我們都曾服過兵役，但卻沒有打過仗。雖然是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但池田先生秉承創價前輩的良知，旗幟鮮明地反對不義戰爭，在這方面我們的心靈又是相通的。

我們都愛好文學，崇敬魯迅；我們都敬仰孫中山、周恩來；都喜歡湯因比，都認識到樹立正確的歷史觀的重要性；還有其他許多相同或相近的志趣……

我們是幸運的，因為在人生漫長的道路上都曾得到良師的引導，特別是他們為世界和平與社會公正而奮鬥的崇

高精神，已經成為我們終生的指路明燈。

把生命作為價值核心的牧口常三郎先生，堅決反對日本對中國與亞洲的侵略戰爭，並且於二戰爆發之年創立創價學會，在 1943 年被捕入獄，1944 年以大無畏的英雄氣概病死於獄中。當時，已經發展到 3000 餘人的創價學會，在軍國主義的白色恐怖下幾乎瀕於瓦解。與老師同時被捕入獄的學會第二任會長戶田城聖先生堅強不屈地活到了日本戰敗之年，並且在獄中讀完《法華經》，進一步理解“佛即生命”。出獄以後，他重新振興創價學會，並且在 1956 年的機關雜誌《大白蓮華》上宣佈自己的“協作與共存”理念：“不能為了日本民眾的幸福而犧牲其他國家民眾的幸福，也不能為了美國民眾的幸福犧牲了日本民眾的幸福。要實現一個世界人民都能幸福快樂繁榮的社會，在這樣的社會中，每個人也都能幸福快樂。”1957 年，即戶田先生逝世的前一年，他面向 5 萬青年莊嚴地發表了《禁止原子彈宣言》，這可以看作是創價學會從事和平運動的源頭。

池田先生接任第三代會長以後，把創價學會的發展與促進世界和平更為緊密地結合起來。他認為：“我們要超越國家和體制的壁壘，播種和平與友誼的種子。希望通過對話，通過信義之舉，將這個割裂的世界連接起來。”

他是這樣想的，也是這樣做的。他滿腔熱忱，不辭辛苦，走遍世界各地，到處播撒和平與友誼的種子，嘔心瀝血為人間增添祥和。創價學會如火如荼的蓬勃發展，特別

是創價學會國際組織 (SGI) 的正式成立，標誌着創價學會已經成為世界和平運動的強大支柱。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池田先生為促進世界和平偉業而作出的貢獻，已經極為出色地實現了自己老師當年的遺願。

儘管我為世界和平所作的貢獻不能與池田先生相比，但也有一位深受人們崇敬的老師——貝德士博士 (Dr. M.S. Bates)，他 1897 年出生於美國俄亥俄州一個傳教士家庭。1916 年在當地哈萊姆學院本科畢業，隨即得到羅茲 (Rodes) 獎學金到牛津大學專攻近代史，1920 年以優異成績獲碩士學位。就在這一年，他自願接受教會派遣，來到中國南京金陵大學工作，直至 1950 年被迫離華返美，前後有 30 年之久。1946 年至 1948 年我曾就讀於金陵大學歷史系，有幸得到他的教誨與關懷，印象頗為深刻。

但是，貝德士老師對我的重要影響，並非在他生前而是死後。1988 年夏，我利用學術休假前往耶魯大學神學院圖書館查閱中國教會大學歷史文獻，無意之中突然發現貝德士博士的檔案，其中竟然包含他保存的 1937 年 12 月至 1941 年有關日軍在南京大屠殺罪行的實錄。正是透過這些充滿血淚與悲憤的文獻，我才真正認識了自己的老師。

1937 年 7 月抗日戰爭爆發，金陵大學於 11 月全校西遷。貝德士其時尚在日本訪問，奉校長之命趕回南京以副校長名義守護校產。他是南京難民區國際委員會 (Nanking International Safety Zone Committee) 的創建者之一，隨後曾任

該會主席。當日軍在南京大肆燒殺淫擄時，他和 20 餘名外國人士組成的小團體，還有一些與他們同樣勇敢獻身的中國同事，夜以繼日地從事救援工作，把難民接送到安全區，千方百計為他們謀求住所與食物。他們不顧個人安危，努力救援那些在恐怖浪潮中歷經苦難的受害者，常常在日軍刺刀與華人受害者之間，用自己的懇求、爭辯乃至身軀去保護難民。貝德士的信念是：“宗教信仰認為善事是由於其自身的原因而值得去做，即令是在一個邪惡統治的世界。”他曾在南京最為混亂而又悲慘的日子裏，對遠處的友人傾訴心聲：“我同其他人一樣明白整個局勢的嚴重與黑暗，在這裏很難找到公理與正義。個人自身的問題早就有了回答。基督徒努力履行自己的職責，用不着為自己的生命擔憂，只會為自己難以滿足巨大的需求而感到愧疚。”

貝德士是真誠的基督教和平主義者，他的感情是超越國界的，他熱愛中國人民，也熱愛日本人民，當然也熱愛美國與其他各國人民。他希望中日兩國之間友好相處，更希望世界各國之間友好相處。他在日軍殘暴統治的人間地獄——南京，向全世界發出悲壯的宣告：“給全球以和平，給人類以慈悲（Peace on earth, good will to men）。”

他反對戰爭，但不是不分是非地籠統反對戰爭，而是首先反對以強凌弱的侵略戰爭。1937 年夏，是他在日本最早發出日本侵華戰爭迫在眉睫的訊息；1938 年初，又是他最早向全世界揭露日軍在南京大規模屠殺中國平民的慘痛

信息；他更加於 1946 年東京審判中，作為證人，為南京大屠殺的受害者仗義執言。他面對暴力無所畏懼，鼓勵人們“勿被邪惡征服 (be not overcome of evil)”，而且還要努力“以善勝惡 (overcome evil with good)”。正是這種偉大的精神力量，鼓舞着國際委員會這個小小的羣體，為救援數十萬南京市民而與日本侵略者進行不屈不撓的抗爭。

貝德士不僅堅決反對日本侵華戰爭，而且還嚴厲譴責美國政府對日本軍國主義的縱容乃至支持。他在 1938 年 11 月給友人信中訴說內心的悲憤：“南京城內美國和平主義者生活的嚴峻特色之一，是連續幾天親眼看見成百架轟炸機羣飛過的經歷，有些載着美國裝備，而且幾乎全部灌滿美國汽油。江面上連綿不絕的（日本）軍艦是用美國汽油驅動的，公路上數以百計的軍用卡車也是通用公司和美國其他廠家製造的。加以知悉其他在美國的和平主義者正在譴責，因害怕得罪法西斯國家，（美國）斷然反對通過國際合作走向世界政府蹣跚的第一步，反對取消與侵略者的經濟合作夥伴關係，從而使世界上的弱國橫遭蹂躪。難道善意對於他人還有甚麼勝於強權的實際意義？富國應該為大家的公益作經濟調節，而不應以武力的貪婪掠奪他們弱勢的鄰居。”

正是貝德士老師留下的寶貴遺訓，特別是他那崇高的人格魅力，指引我堅持不懈從事揭露歷史真相與維護世界和平的正義鬥爭。1988 年以來，我參與北美對索賠會的創

建及其舉辦的各項活動。1991 年以來，我更花費大量時間與經歷研究日軍南京大屠殺的罪行，不僅出版了許多重要論著，而且還多次應邀前往日本，與日本及其他各國眾多有良知的人士一起，揭露日軍戰爭罪行，維護二戰的歷史真實，通過多種形式反對侵略戰爭，爭取世界和平。每逢參加這些活動的時候，我都彷彿聽見貝德士老師的呼喚：“給世界以和平，給人類以慈悲。”

我曾多次強調：我們回憶充滿恐怖與罪行的往事，絕不是為了復仇，而是為了尋求真理與伸張正義；同時也是為了汲取歷史經驗，用以教育人民，特別是教育青年一代。

在 21 世紀的今天，和平與發展雖然已經成為時代的主旋律，但是戰爭的根源仍然存在，大大小小各種各樣的戰爭在許多地區仍然連綿不斷，人類仍然在自相殘殺，而迅速發展的高科技更不斷推進這種殘殺的程度和規模。因此，用歷史來教育人民，喚醒億萬人民反對侵略戰爭並努力消除戰爭根源，乃是我們理應承擔的時代使命。

正是這種共同的使命，驅使我與池田先生殊途而同歸，由相遇而相知，攜手合作為維護世界和平與社會公正而奮鬥。

目 錄

前言	i
殊途而同歸——我與池田先生的相遇與相知 章開沅	iii
第一章 “戰爭時代”與青春	1
正確的歷史觀是對未來的饋贈	2
青年時代的心路歷程	7
戰爭與成長的機緣	11
第二章 如何面對歷史	17
與歷史學的命運邂逅	18
歷史學的跨時空“對話”	24
洞悉真相的“眼力”	29
第三章 逆境下的師徒情誼	35
“尊師重道”方為人之道	36
文化大革命的辛酸	42
師徒的深厚情誼	47
第四章 青年是未來的希望	53
信念的薪火相傳	54
師徒的勝利	60

第五章 “大學使命” 與“建校精神”	69
教育為人生最大的事業	70
為民眾、為社會	75
創業難，守業亦難	79
第六章 教育是“價值創造”的聖業	83
大教育家的啟發	84
民主教育之父——陶行知	89
宣揚恩師的教育精神	94
第七章 文化交流締結中日友誼	99
中日友好，源遠流長	100
青年為中日架起友好橋樑	106
日本要取信於亞洲各國	111
第八章 實現和諧友好的亞洲	115
留學生促進中日友好關係	116
孫中山先生“天下為公”的理想	121
行“王道”還是“霸道”？	127
第九章 為中日邦交正常化而努力	133
新中國與日本的民間外交	134
積極發展中日友好關係	140
“求同存異”的外交智慧	145

第十章	與青年共創未來	149
	老有所樂的“長壽社會”	150
	“青年的活力”與“長者的智慧”	154
	為未來竭盡所能的幸福	159
第十一章	走向“人間革命”的征途	163
	解決貧富懸殊問題	164
	由“分裂歧視”到“共存和諧”	169
	挑戰人類史的課題	173
第十二章	展望二十二世紀	179
	地球民族主義——超越狹隘的思維	180
	讓歷史正確地傳承下去	186
	與青年共同走向光明未來	189

第一章

“戰爭時代”與青春

❖ 正確的歷史觀是對未來的饋贈

池田 這次能有機會與偉大的史學家、成功培養眾多卓越人才的教育家章開沅先生對話，感到萬分榮幸。章先生的大名我早有耳聞。

章 能與池田先生會談，我也感到十分高興。久仰先生大名。中國有句古話叫做“相見恨晚”。不過我並不覺得很晚。今年（2007 年）我已經 81 歲了，但身體健康，頭腦也清晰（笑）。我相信今後能與池田先生進行很多有意義的對話。

池田 那麼，我們就以歷史、教育、人類、世界為主題暢所欲言吧！深刻而正確的歷史觀，就是對未來人類最好的饋贈。

章 我在 1985 年閱讀了池田先生與湯因比¹ 博士的對話集。我當時就想，能與歷史學大家湯因比博士對話的人，必定是位偉人。讀下去便發現，果然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不由生出敬佩之意。讓我感到驚訝的是，當時先生十分年輕，年紀只有湯因比博士的一半左右。

1 阿諾爾德·約瑟·湯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 1889~1975）：英國歷史學者，人類文明評判家，被譽為“20 世紀最偉大的歷史學家”。他脫離了以往以西歐為中心的歷史觀，提倡以綜合性的視點來捕捉世界全體的獨特歷史觀。對於高等宗教，尤其是對佛教有濃厚興趣。1972 年與池田大作對話。其對話集《展望二十一世紀》（《眺望人類新紀元》，香港天地圖書出版），至今已翻譯成 28 種語言，並對全世界的有識之士帶來很大影響。

池田 對。與湯因比博士初次見面的時候，博士 83 歲，我 44 歲。他像慈父一樣熱情地接待我。我非常懷念那次的對話。對話即將結束時，博士對我說：“你還很年輕，請在世界上掀起對話的浪潮吧。”

為向博士表示敬意，我相繼邀請了世界各地有識之士，與他們對話。包括與羅馬俱樂部²的創立者佩切依³博士，法蘭西文學院⁴會員、歐洲一流的美術史家余格⁵博士對話，而後與基督教、伊斯蘭教、印度教、儒教等各種宗教和文化的代表人物進行“文明間的對話”。湯因比博士特別對與中國的才智之士的對話寄予厚望。如今，距那次對話已經經歷了 35 年的星霜歲月。我有幸與代表東方的大歷史學家章先生展開一場嶄新對話，真是感慨萬千，心情非常激動。

-
- 2 羅馬俱樂部（Rome Club）：1970 年創立的國際智囊團，廣泛提出和研究人類生存相關的課題。1972 年發表名為《成長的極限》的報告書中寫到，如果人類還像現在這麼發展下去的話，就會由於資源枯竭、環境破壞，使人類在百年之內面臨不可收拾的殘局，給人類敲響警鐘。
 - 3 奧瑞里歐·佩切依（Aurelio Peccei，1908～1984）：意大利實業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抵抗運動的活躍鬥士，作為菲亞特公司（FIAT）和奧利維蒂（Olivetti）公司的實業家也取得成功。1970 年創立羅馬俱樂部，擔任第一代會長。1984 年，出版與池田大作的對話集《二十一世紀的警鐘》（亦譯作：《為時未晚》）。
 - 4 法蘭西文學院（Académie Française）：17 世紀創立的法國國立學術團體。以保存和純化法語為第一目標，由定額 40 名的終生會員組成。
 - 5 瑞內·余格（René Huyghe，1906～1997）：法國美術史家。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作為盧浮宮美術館的繪畫部部長，始終守護美術作品不被納粹掠奪。戰後歷任法蘭西學院（Collège de France）教授、藝術家聯盟名譽會長等。1981 年出版了與池田大作的對話集《黑夜尋求黎明》。